

我的父親——羅斯福總統

艾略特·羅斯福著 胡道金譯



自
多
親

羅
其
所
新
紀

古
道
金
譯

5
0
4

公
司

我的父親——羅斯福總統

封面設計：

龍思良

我的父親——羅斯福總統

編號 B 一—四

原著 艾略特·羅斯福
翻譯 胡道金

發行 將軍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南京東路四段一一六一號二樓

電話：五 六 八 四 二 〇

郵政劃撥帳號：一〇〇七四四號

富信行印刷事業有限公司

電話：三五五〇七九・三五四三〇六

初版 中華民國六十二年十月五日
售價 廿 八 元

如有缺失請
寄回調換！

內政部登記證內版台業字第二二三九號
有版權・禁翻印

作者的聲明

自我雙親過世後，我不斷地讀到有關他們的評論。在這些評論性的書籍中，有些是經過史學家謹慎地研究過的，另一些則是出於我雙親之憎恨者或愛慕者的手筆。由於這些著作，我深深地體會到，呈現在大家面前的，只是一個空洞偏跛的影像，而不是他們一生的全部實情。

我的雙親，都是由恐怖、痛苦與心靈不安的經歷中，致力於其堅信之理想，而發展成堅強之人的。他們兩人雖然彼此影響，但卻不是誰創造誰。

同時，毫無疑問地，在沒有外人強力的協助時，他們之中是沒有一個會獲得這種成功的。但是，像格蘭妮（羅斯福的母親）或何武這樣重要的角色，也未嘗能在形成我雙親的一生中，發生若何作用。

我父母結其迥然不同的志趣，而發展成兩個獨特的人。他們的個性截然不同；一個是溫馨、慈愛、外向，而且過份慷慨。另一個則雖刻意倣倣，但卻因早期所受的影響，而在這些氣質上，並無顯著的表现。雖然有時也表現了，但她那矜持之牆，卻又使它們難以發揮盡致。

我雙親是兩個活躍在美國的最豪爽、最英勇、最孤獨、最顯赫的人，但他們是人，他們有缺

點，他們會犯錯，他們正像你我一般有悲痛。

有人也許會認為，我已把他們的生活內幕及其人生歷程中的盤根錯節，揭露得太多。但我覺得事實明白地說出來，總要比用含糊的字句來暗示強些。畢竟，使他們成為堅強，幫助他們取得歷史上的地位的，還是他們的行爲。

我爲我是他們的兒子，而感到驕傲與高興。我寫這一本書，聊作他們的家世傳記。我深信他們會同意：他們所受的真正磨練與苦難是不會被歷史所埋沒的。基於此，我虔誠希望，在將來，本書能幫助人們了解，這一對經過四十年充滿暴風雨之婚姻生活而在人類歷史上永垂不朽的夫妻，原是極富於人性的凡人。

原 序

多少年來，我一直在閱讀有關羅斯福夫婦的書籍，覺得這些書都千篇一律地把他們描繪成傳奇性的英雄人物，沒有缺點或過失，也沒有凡人的七情六慾。其離譜之甚，連我們這些做兒子的，都認不出其中所述，就是我們所敬愛的父母。

但是歷史——至少是寫歷史的人——需要偶像。因此我把歪曲的事實一一予以辨正，還我雙親的本來面目，似乎有欠妥當。既然傳記家們把父親寫得那麼偉大，把母親寫得那麼慈祥謙沖，損失最大的乃是傳記家的信實，我又何必置喙呢？

就美國平民民主主義的傳統來說，總統也是一個凡人，這一點很重要。然而，大勢所趨，動輒把總統予以神化，把他說得高不可攀，非逆民所能企及，這種趨勢越來越明顯了。

美國總統華盛頓是個凡人，他的種種缺點，他的蛀牙齒和他的賬簿，才能給他以其實感。再說林肯吧。能够激發我們的靈感的，是那位劈材為生，對自己疑神疑鬼並且被家庭問題折磨得神情憔悴的林肯，而不是那位不分膚色和信仰、精誠不貳矢志為自由而奮鬥的烈士林肯。

有關父親的記載，頗多歪曲事實，致使許多人以為父親像個紙做的傀儡，誰都可以操縱他，

並且仰賴母親供給他力量和智慧。而母親則被目為當代的聖女貞德，絲毫不犯過錯。對我雙親的這種刻劃，實在離譜太遠，絕無貌似之處。這一點，母親比誰都清楚，我想她一定會首先承認的。

寫本書的目的在於做一點辨正的工作，把兩個真實的人以及他們之間的關係平實地寫出來，叫人們知道他倆是如何經過不同的道路，受盡肉體和精神的雙重痛苦而變成偉人的。事實上就是這樣。但願這本書成為一面明鏡，為歷史澄清美國第卅三任總統以及在他死後獲得西方第一夫人榮銜的羅斯福夫人的錯綜複雜的生平。

目 錄

作者的聲明	一
原序	三
華盛頓	一九一六
海德國	一九二〇
「勞羅可」船宅	一九二四
溫泉	一九二八
奧爾巴尼	一九二九
芝加哥之行	一九三二
	一八九

目

錄

五

華
盛
頓

一
九
一
六

我記得那年初夏，連我們三個較大的小孩，都認為那狹小的房子，已無法容納我們這一家人。安娜、言美與我，都等不及學校裡的功課結束，就準備前往康波貝拉去度假。因為父親爲了我們一年一度的假期，已在那裡準備了很多的房間。

當時，我們感到住在華盛頓是非常的乏味。因爲自第三樓作爲初生弟弟的育嬰室後，足足有三個月，我們的家裡都擠得不可開交。三樓作育嬰室的同時，保姆史普玲又再度回到我們的家。這位矮胖而沒有受過訓練的保姆，母親常說她是一個很可愛的人。自從安娜於十多年前出生後，母親每次臨盆，都是找她幫忙。而且每次生育都非常順利，所以母親視她如同左右手。

「她珍愛嬰兒，」母親有次說：「同時她還教我如何照顧孩子。」在那些日子，還沒有充分把握的安娜·艾達娜·羅斯福，就肩負起家庭的重任。但不幸在這個新嬰兒誕生的第二天，我就患了嚴重的春季性感冒。我的扁桃腺在頸子兩邊高高地腫起，全身發燒，倒臥在床上。在無可奈何下，只有另找一位保姆來照顧我。

「這是嘗試中所得到的經驗。」母親細思熟慮後用她那高音調說，她那顫抖的聲音，表達出

比話語本身更深長的意義。

給史普希小姐準備房間的事，真使我們勞透腦筋。這時連的際的際剛剛學走的小富蘭克林（我們叫他布魯德）算在一起，全家已有七個人。我們家有四名母親於一九一三年自紐約帶來的佣人，還有一名女家庭教師和一名保姆。另外幾個包括艾柏特在內的人，則每天來幫忙清潔與烹飪，他們還兼做零工或開車子。每年的夏天，通常是父親一個人留在家裡，這時他是找安蒂·白贈送給我們的兩名黑人米萊與佛朗基斯，來幫忙做事。

剛出生的弟弟強尼，在史普希小姐的照顧下，的確長得又白又胖。以現在的標準來看，我們兄弟姊妹幾個，在剛出生時都算是很胖的。我們之中沒有一個是在十磅以下的，而我卻像破紀錄似的超過十一磅。但誰知強尼卻又後來居上，高達十四磅十三盎司。

我們住在這座房子，已達三年之久。母親自搬進來那天起，就沒有介意過它的大小。這房子與我們在紐約東六十五街的房了一樣，到此時即是設備齊全的現成房子。因為它是安蒂白轉租給我們的。安蒂白是安多·羅斯福（即老羅斯福總統）的姊姊，也即是母親的姑母。母親在需要時常習慣地向她求助。母親在幼年時，即像一個孤兒向一個寵愛的親戚尋求安慰一般，常常來到這座房子，所以她對這房子早就非常熟悉。

這座房子的確是十分老舊，但在小富蘭克林與強尼誕生前，卻還相當舒適。它的位置可說是

再方便不過的了。只要沿康涅狄克街走過五條馬路，卽到達海軍部。父親就在這裡當副部長，他在部長丹尼爾的指揮下，克盡他的職責。因為經濟的關係，父親常常步行到辦公室。甚至不與其助理何武在一起時，也是如此。

我們的房子，坐落在N街，N街直通康涅狄克街。舊英國大使館的維多利亞哥德式怪異建築，就在康涅狄克街上。它是街上最著名的景物，裡面還有很多父親的摯友在那裡工作。他們正用種種的外交手腕，想把美國拖入他們那場對德戰爭的深淵。

一七三三號，是一排紅磚房屋中的一棟，它與隔壁的房子沒有什麼不同，周圍沒有圍牆，前面有一塊手帕般的草地，後面則是一個小型的花園。在天氣悶熱時，我們常在小玫瑰下的鍛鐵桌子上進早餐。街上濃密的樹木，使得我們的房間顯得格外幽暗。這房子從來沒有裝過電線，牆壁與天花板上，都裝掛着煤氣燈，這些燈在黃昏時，始由佣人用小蠟燭予以點燃。我記得我們的另一條戒律，就是母親所說的「你們絕對不能玩煤氣」。

黑色的壁紙與雕花的煤氣燈罩，使室內充滿着優雅的氣氛，但卻沒有什麼歡樂的景象。尤其是那些醜陋的胡桃木傢俱，更使人有種死氣沉沉的感覺。

父親之所以喜歡住在此一既不出色而又擁擠的房子裡，是因為他一生中從不討厭任何東西。在這種個性，據歷史上記載，乃是他成功的主要因素。一七三三號曾經有一短時期充作小白宮。在

安蒂白將此房子借給她的弟弟寒多時，麥金萊總統在布法羅的泛美展覽會場被射殺，塞多·羅斯福隨即繼任爲美國的總統。他因爲顧慮到麥金萊總統的遺孀，心情過於憂傷，所以延期搬入白宮，而在此房子執行其總統的職務。

父親喜歡N街的另一個理由，是因爲這裡可以使他想起了海，而海洋是父親自幼即非常喜愛的。以我們這座房子來說，以前是美國海軍上將柯爾斯的寓所，柯爾斯是安蒂白的丈夫，他們在倫敦相識而結婚後，即回到這裡定居。而以我們的鄰居來說，其中有退休的海軍上將與軍官，有年長的陸空軍將領，還有過去的國會議員。他們每天早晨都在人行道上散步，以保養他們的身體。

我本人的厭惡感，通常是在早餐時開始。這時，我們全家人，除了兩個最小的以外，都擠在一樓後面的餐廳裡，而食物則要由佣人從樓下的廚房裡搬上來。我記得很清楚，我對那些食物很不滿意，怎麼吃也總沒有在海德國祖母格蘭妮家裡所吃的來得有味。除了母親之外，我們都認爲祖母的家，才是我們真正的家。而我們所以能長得這樣結實，也一定是過去住在那裡的緣故。

我們在祖母家，常吃食滿盆的新鮮草莓。這些草莓是從祖母自己的園圃裡採來的，我們吃的時候先在糖與乳酪裡蘸過，因爲乳酪很稠，我們有時不得不用湯匙把黏住的草莓挖出來。我還吃熱騰騰的麥片粥、雞蛋與醃肉、及大量的白製餅乾與麵包捲。格蘭妮——與父親——常常將海德

園的水果、蔬菜與新鮮雞蛋，運到華盛頓給我們吃，並以此而自傲。

以管理家務來說，母親實不能與祖母相比。母親常因佣人的僱用與管理而發生問題。她所準備的餐點，確實很衛生，但卻淡而無味。她對配菜既不感興趣，而烹飪技術則更是等而下之。

母親在孩子們下樓時，經常還在樓上打扮。她那美麗的棕色頭髮，常用假髮圈住，然後在頂部分開。她喜愛實用的羊毛裙子與短罩衫。在罩衫上，她每天佩着一顆寶石與一枚胸針。在胸針上掛着一隻小金鍊。她堅信守時是一種美德，所以這隻鍊成為她最好的伴侶。

父親對守時的看法，則與她不同。她把金鍊鏈栓在背心的鈕扣眼上，但在他一生中，我很少看過他看錶。他喜歡待在他那隔離的臥室裡，看看報紙，喝杯咖啡。當母親照顧我們在早餐桌旁坐定後，他多半還在用刀片刮臉。

早餐很少是等父親來了後再開動的。金髮垂肩的安娜，穿着燐能褲與黑短襪的古美，都得上學校讀書，母親坐在桌子的一端，面對着父親的空椅子。在海德園時，她是無法坐這個位置的，她得聽祖母的指揮，坐在餐桌兩邊的中間位置。

父親以平常的步度走下樓梯，他被認為是一個穿着時髦的人，從他的高領子到他的皮鞋，都是英國的舶來品。他那套英國製的黑西服，一直穿了好幾年，但卻始終很合身。

「早安，芭布絲。」他拖着輕輕地吻了一下母親的臉頰。他坐下鋪開餐巾時又說：「早安，

孩子們，我們今天都好！」

他似乎永遠充滿着活力，尤其是在早晨的時候。他很幽默，言談間常會觸及每天的任何事件，我記得他在早餐時間，沒有一次不是臉帶笑容的。他那副夾鼻眼鏡，是從哈佛大學時代即開始戴的，而他那從眼鏡裡往外看的嚴肅神情，也只在辦公時間，才可以見到。

這一年，在英國實施日光節約時間，以作爲一種戰時的措施。他認爲這是一種絕妙的作法，所以常在吃飯時談及。他也常談及查理·伊文·休斯，因爲休斯當時已被共和黨提名爲總統的候選人。母親與父親在這位候選人開始攻擊丹尼爾與海軍部前，曾接受過休斯夫婦的宴請。父親當時曾被激得反問說：「休斯先生是否知道海軍的情形？一九一三年三月時的美國海軍，完全是一個空殼……它現在所需要的是支持，而不是打擊。」

不管父親在早餐時談的是什麼，母親總不會忘記看她的手錶，原來她是在注意我們是否能力及同吃早餐。一天早晨，我們還沒有吃完飯，門鈴就響了。原來何武已站在門口，要與父親一起步行到辦公室。父親出任海軍部副部長時，第一件事就是派人到紐約去找何武，當時父親寫道：「何武兄，給你一個好消息，請你當書記，薪金二千元，希望於四月一日到任，穿着你的新制服。」

何武這個人，連父親的朋友都不表讚賞。他很消瘦，體重只一百磅出頭一點點。他那襤褸的